

阅读

阅读

第595期

初秋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初秋是老天用很大的力量转变一件事，它让草叶由深绿变得微黄，叶子的水分流失了，最后薄得如一张纸。天的动作让天的色泽都变了，深蓝褪为浅蓝，宁静辽远，好像后退了108公里。老天所做的这件事叫“秋”，或者叫自夏而秋，这是何等盛大的典礼，让所有的植物加入秋的合唱。

看不到从水泥地的缝隙长出新草，云彩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，变薄了，仿佛不够絮一床新被子。那些娇嫩、浅颜色的花朵已经敛迹藏形，只剩下成片的花朵鲜艳开放，如菊花、鸡冠花和串串。土地不再松软，不似春雨之后的酥透。当土地进入初秋有如一个男人行进中年，好比李察·基尔、周润发。他们从容了，也放慢了步伐。所谓争先恐后说的是春天，每一个时辰都冒出一个花骨朵，河水急匆匆流过，浪花四溅。春天怎么能不争？每一朵花都报春信，以为是自己招来了春天。夏天的茂盛，用“争”已经不确切，是无边的生长，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在夏天都有了一席之地。花草比房地产商对地的态度更贪婪，长满了天涯海角。

秋天，还有什么大事要忙吗？没有了。你看一眼枝上的果实，就知道“忙”已经不是秋天的语言。不必说水果，连卑微的小草都结满了草籽。鼓鼓囊囊的草籽穗头像八路军的干粮袋一般朴实，它是明年几十株青草的娘胎。

秋天慢下来，地球转到秋天也应慢一些。秋天沉重，大地多出来无数沉重的粮食，地球的辎重车行走当然要慢。地球舍不得把藤上晶莹的葡萄甩下来，宁愿转得更稳些。

初秋并不是丰收的时候，丰收是说晚秋。初秋所做的事情是定型，让一切可以称为果实的东西由不确定变得确定，由浆变成粉，由稚嫩变得坚硬。那些还没在初秋定型的东西已经定不型了。人也如此，一个叫作“青春”的东西已经逝去了多年，双脚正往晚秋行走，此时还没沉淀、没雏形、没味道、没形态，有什么收获可言呢？

初秋明净，光线照在树枝和马路上，一样的澄澈。秋天的水比夏天更透明。早晨，秋天弥漫着来自远方的气味。这味道不知有多远，是庄稼、果树、河水和草地的混合气味，在城里也能闻得到。此味对于人，可叫作深刻或沉潜，离肤浅已经很远。如果秋天和中年还肤浅，就太那个了。好在四季一直懂这个道理。如果大地不知好歹地装嫩，会把人全吓死。初秋只是短暂的过渡色，叫作立秋和白露，而后中秋登场，所有的喜庆锣鼓都会敲响，丰厚盛大。

（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）

爽神

□ 张希

三伏天的天津卫，热浪灼人。赵二爷摇着蒲扇：“好么，介天儿做饭，饶了我吧！”“弄点‘爽神’的！”老伴儿在屋里应。赵二爷利索出门。转眼提回俩油汪汪的烧饼夹酱牛肉、一根翠萝卜。案板“咔嚓”一刀，萝卜片水灵透亮，甜面酱一碟。老两口小桌前一坐：烧饼喷香，萝卜脆爽！汗消了，暑气仿佛也蔫了。

天津卫老话：“爽神”，透出天津人特有的活法儿：爽，是利落省事，遇事不较劲，自己不内耗！神，妙招巧劲儿，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状态，更是善于品味悠闲平淡的生活哲学。两样东西一碰头，产生化学反应，让难熬变享受！这俩字儿凑一块，体现天津人骨子里的生活智慧：舒服、省心找乐子，平淡日子也能咂摸出神仙滋味。热得冒烟儿，本不舒坦，但悠闲自在的心，自有应对之策，会生活的天津人，依旧能让自己舒舒服服的，美得颠儿颠儿的——这就叫“爽神”！

（摘自2024年6月30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有力量地生活

□ 许倬云

“有力量”这个词很难说，我只能说让一个人求得内心的丰富，正是各个文化的创始者都在处理的问题。为什么颜渊的生活比别的几个学生都差，却被誉为最优秀的学生？

孔子解释说：虽然颜渊与子贡的生活水平差得很远，子贡很有钱，颜渊很穷，但颜渊的内心很丰富。

孔子如是想，希腊的智者也是想。虽然外表很穷，看上去身体也没力量，但我内心很丰富。这是自古以来的圣者、贤者都在追寻的内在境界。

近百年的中国，国家求强，人民求富。我们的民族追求富强，人民追求更好、更快乐乃至称心如意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儒家跟道家其实有不一样的追寻：他们求的是内心的安定、平静和有把握，不随波逐流，内心有定力，有主见。“有主见”就是有主心骨，使得你在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之中不翻船。

你要知道，什么是最重要的。只有“存在”最重要。不能说低头像条哈巴狗就是存在，要像人那样存在：我不如别人有钱，但是我内心比很多人丰富，我可以去我的日子。这就是孔子认同的颜渊的生活方式，这就是孔子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。但孔子也不希望每个人都像颜渊那么穷——能够不那么穷，还能过得有希望，有自信心，不做亏心事，这样的人生就已经很有力量了。

我个人认为，人生目标有几条。最要紧的一条，是“存在”；第二条是存在于这世界上，你要有尊严，不要委屈自己去求取荣华富贵，甚至只为了求取一个更好的待遇。假如你的兴趣不在做医生，你不要勉强自己学医科；你的兴趣在学文学，即使你可能生活得穷一点，也要想办法坚持自己生命发展的方向。

但同时，有了不同的目标之后，每个人的内心要怎么充实呢？靠输入素材，特别是有关生活意义的素材，充实自己的内心。多看看文学作品，多读读好的诗词歌赋，多听听好的音乐，多看看别人讨论生活意义的文章……它们帮助你明白，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声音，有这么美好的境界。

北宋程颢的《春日偶成》里有句诗“时人不识余心乐”，人家不知道我心里很快乐，我心里很安静。就像我们站在水边，看到水面上漂了几片浮萍，一切安静，天上的云彩在水池里荡漾：我在享受此刻，这就是得到了内心世界的平静。陶渊明如此，孔子如此，苏轼也如此。

苏东坡一辈子在政治上东奔西走、起起落落，得宠、被逐，一下被人恭维，一下被人唾骂。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表象背后他所持守的内心宁静。苏东坡说，他一生最重要的关口是“三州”——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这三个阶段对他的生最重要。这是他被发配的三个地方，一次比一次偏远。

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《赤壁赋》，就是在黄州写的。到了《定风波》，他讲走过了风风雨雨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就是一江风景。晚上回家敲门没人应答，守门的童子睡着了，他也可以“倚杖听江声”，悠闲地看着江水，听江声浩浩荡荡。

后来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儋州，陪伴他的朝云也已去世。他想念家乡，从海南岛望向大陆，能远远地看见一条头发丝一样的线，就是海对面的雷州半岛的边缘。他心里想着：这条线远远过去，再往前就是家的所在——“青山一发是中原”。但是他回过头来，仍旧教导当地的儿童念书，自己品味甜美的荔枝，悠闲地写诗，自己消遣岁月，心境求个安定。

等到后来再见到当年的政敌时，他已经没有仇恨了，虽然这些人害他半生都被流放在外。面对仇人，他内心安定，因为自己找到了内心世界，可以不在乎起起落落，不在乎责骂，不在乎诽谤。这种境界，在许多人的文学作品里也能看见；这种心情，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宁静。

佛家也如此，在艰难困苦之中找个安静的所在，是自己的修养。获得这种内心的安静，我认为其常见的来源是文学作品。杜甫、苏轼、陶渊明这样的人是榜样，我们能看见他们的不幸，也能看见他们超越了一己的命运。相较于他们命运的不幸，我们已经算是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。有这么多贤能在逆境之中自得其乐，我何尝不可以呢？这不是逃避，这是寻找自己的世界。

我生而残疾，八岁以前不能走路，八岁以后我坐在竹凳上，手拉着竹凳半寸半寸地跳。再后来，我可以拄棍稍微移动，但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，只能坐在凳子上或门槛上。别人忙他们的事情，我可以看上一个小时。我看一堆蚂蚁从窝里出来，每只蚂蚁从大叶子上采一块扛在背上，排成一队走单线回到窝里。如此情景我看了一个小时，像看一场很有趣的戏剧，也能由此发现蚂蚁的智慧。这种方式叫“自我推遣”，自己寻找安顿的地方。

孔子经常称赞颜渊，说他穷得饮食不济，依然自得其乐，有一碗饭够果腹、一瓢水够解渴就能满足。孔子一辈子欣赏自得其乐的境界。春天，他带了一些学生到水边上去洗尘。那时候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清洗一冬的尘污：天气暖和了，水比较暖了，大家可以下河洗澡了。

浴罢起来，大伙闲谈。孔子询问下河同治的学生：“你们的志向是什么？”有的人志向在治国平天下，有的人志向在撰写伟大的著作。他看曾点（曾点是曾子的父亲，父子都是孔子的学生），曾点鼓着瑟自得其乐。

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这不是逃避人生，这是寻找安顿自己内心的境界。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菜：人间烟火黄金雨

□ 晓芳

菜，大江南北都有。菜属一共有4种，除了1种产自斐济，其余3种及1变种（柰菜、台湾柰菜、复羽叶柰菜以及它的变种全缘叶柰菜）都产自我国。北方一般只能看到最耐寒的属长柰菜，又称作北柰。杭州能看到的基本上是复羽叶柰菜和全缘叶柰菜，其中全缘叶柰菜又叫黄山柰，是数量最多的。黄山柰也是南方地区分布最多的，所以又被称为南柰。

柰是无患子科的落叶乔木或灌木，我们身边能见到的，基本上都是乔木，长得十分高大。第一次注意到柰树，是因为它的落花。住的小区门口有条小径，出门的必经之路。每逢初秋，地上铺满了黄色的落花，鲜亮的那种黄，花瓣四枚，微小，底部一抹红，配色极出色，落花的量又相当大，让人诧异，是怎样一种植物开出的花。抬头，原来是黄山柰，平日里毫不起眼，此时看到一树烟火擎在高处，唤醒天朗气清的秋。有那么惹眼的花，结的果自然也不逊色。黄山柰单个果实椭圆形泡囊状，簇生成串，果实由初生的浅绿到后的深红以及成熟后的红褐色，同一棵树上各种色调的果都有，一串串垂挂下来，缤纷可爱。成熟干燥后的串串果实，在风来时，沙沙作响，犹如摇动铜钱的声音，所以柰菜又有灯笼树和摇钱树的别名，十分形象。

古籍上关于柰树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，《山海经》中写道：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赤石之山，青水穷焉。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柰。禹攻云雨。有赤石焉生柰，黄本，赤枝，青叶，群帝焉取药。”取药就是采摘柰树的花和果，因为传说柰树的花和果实可以制作生长不老的仙药。

柰树是古代一种说得上名堂的树，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《白虎通义》里面记载：“春秋《含文嘉》曰：天子坟高三仞，树以松；诸侯半之，树以柏；大夫八尺，树以柰；士四尺，树以槐；庶人无坟，树以杨柳。”在古代礼仪制度的条条框框里，柰树的重要性得以体现。所以柰树又被叫作“大夫树”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上说，柰树的花期6月到8月，果期9月到10月。我观察到的柰树，6月几乎没有看到开花的，7月开始零星有花，8月盛，9月逐渐凋零。它的果期和花期其实是重叠的，边开花边结果，金灿灿的花和红彤彤的果在一棵树上同时出现，丰富而饱满。这时候，是柰树的高光时刻，满城绚烂皆出于黄山柰。

柰树有树型优美、花和果极具观赏性、对土壤不是很挑剔、具一定的耐旱性等优点，已经在园林绿化中广泛使用。不仅国内各个城市普遍种植，早在18世纪，柰树就漂洋过海到欧洲到北美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时至今日，柰树已经成为北美大陆上最流行的城市景观树之一。在佛罗里达州，因为柰树长得过于迅速，成为一片片森林，挤占了本地物种的空间，甚至已经被当地列为入侵物种。

在杭州，用黄山柰作行道树的路极多，我最推荐的是紫荆花路。路的宽窄刚合适，还有弯曲的弧度，这些树种下去年头不少了，枝繁叶茂，从路两侧合围过来，中间露出窄窄一道天，每到花季，真的是一路繁花一路缤纷，那视线里绵长的美，灿若云霞，所以请人黄肇敏有“枝头色艳嫩于霞”的赞叹。

除了观赏，柰树的叶、花、果都有实际用途。叶子嫩时可以食用，《救荒本草》载有救饥的吃法：采嫩芽叶炒熟，换水浸淘净，油盐调食。叶还能用来染色，染出的颜色是靛蓝。柰树花入药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，柰树花“主目痛，泪出伤眦，消目肿”。柰树黑色种子也称为木柰子，可以用来做念珠，《救荒本草》里说柰树种子：“大如豌豆，乌黑色，人多摘取串作数珠。”今年柰树结实时节，一定要去树下捡些回来试着做个串珠。这便是植物带来的另一重乐趣。

（摘自2023年9月1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豆腐酿

□ 张斌

“余田桥，三样宝，豆腐嫩，荸荠甜，萝卜煮肉赛虫草。”这是流传在家乡湖南邵东的民谣。湘江支流蒸水河流经余田桥镇，用河水制作的豆腐特别嫩滑，河边沙壤里的荸荠、萝卜也特别甜脆。

我听闻余田桥老街申家的豆腐颇有名气，便慕名前往。走进一家临河的老宅院，柴火灶、大铁锅、石磨、木桶、木架、木匣等用具一应俱全，一看就是传统的豆腐作坊，让我倍感亲切。

我对做豆腐并不陌生，小时候常在春节前帮着母亲做豆腐。用石磨将干黄豆磨碎，去皮，浸泡，再磨成豆浆。母亲一边推石磨，一边哼唱着童谣：“黄豆子，出白浆，做起豆腐四四方；豆腐脑，加白糖，豆腐干子放五香……”现在人们图省事，做豆腐常是整粒黄豆浸泡，用机械磨豆浆。在我看来，其味道与手工豆腐无法同日而语。

老宅的主人老申，年已七旬，红光满面，走路带风。他见了我，热情地招呼我，还要留我吃饭。我连忙摆手，两人素未谋面，我冒昧前来拜访，已是打扰老人了，怎可再吃人家的饭呢？老申咧嘴笑道：

“莫那么客气啊，来的都是客呢，不就是添一双筷子的事吗？刚好今天要做油豆腐，等会做个豆腐酿给你尝尝吧。”话已至此，我再推辞就显得不近人情了，便点头答应下来。

老申做的水豆腐卖得差不多，他特意留了一些做油豆腐。点燃柴火，倒油入锅，油是乡里自榨的茶油。白白嫩嫩的水豆腐切成小方块，放入油锅中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金黄的油豆腐。

老申很健谈，一边做菜一边说着家常。据他介绍，他家做豆腐，一直遵循祖训，选用本地优质黄豆，延续传统工艺，做出的水豆腐很受邻里欢迎，还可以加工成豆腐干、卤豆腐、油豆腐等。说话间，老申又拿出白萝卜和荸荠，麻利地洗净去皮，和肉一起剁成馅。

“这是要做豆腐酿了吗？”我问。老申点点头，将刚做好的油豆腐切开，把肉馅捏成一个个小丸子，放入油豆腐片里，临了还在肉馅上放了一粒枸杞。老申把放了肉馅的油豆腐摆在盘子里，放到锅中，上火蒸。香气渐渐氤氲。

老申家的饭是柴火饭，菜是农家菜，虽然简单，却很美味，豆腐酿更是色香俱佳。茶油的清香、豆腐的豆香、鲜肉的肉香，再加上萝卜、荸荠的甜香，在柴火的作用下，发生了奇妙的反应，让这些原本淡淡的天然香味变得浓郁。放入口中，油豆腐外焦里嫩，肉馅清嫩软滑。豆腐酿将肉、豆腐、萝卜和荸荠的味道完美地结合起来，味甘爽口，香甜鲜美。

一道家常小菜，囊括了一地的风物特产，又有着绝妙味道，这正是餐桌上凝聚的民间智慧与匠心。我买了些油豆腐，准备回家也做次豆腐酿，让家人尝尝这种美味。

（摘自2024年8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自网络）